

優等獎

我家巷口的安親班

美丁

人物

王昭良，七十歲，男
 吳德福，六十四歲，男
 陳淑美，五十七歲，女
 老師，二十四歲，女

場景

一間少子化後棄置的社區國小教室

讀本提示

為使閱讀順暢，劇本無標註技術指示
 停頓節奏用空行表示

場一 妳分數幾歲？

九位總計六百餘歲的考生分坐在教室裡寫考卷。老師坐在講桌前監考。

錄音：第九部分，看圖應答，請依據試題圖片選擇最符合直覺的詞彙。第一題，A，甜蜜；B，噁心；C，怪異；D，關我屁事。

底下考生作答。

錄音：第二題，A，憤怒；B，熱血；C，無理取鬧；D，荒謬。

錄音：第三題，A，可憐；B，可悲；C，可泣；D，可恨。

錄音：第九部分結束，即將進入第十部分，對話理……

老師看到淑美舉手，暫停播放試題錄音。

淑美：對不起，我可以去廁所嗎？

老師：要借尿布的話，可以來講桌底下換。

淑美：我去廁所，兩分鐘就好，小的而已。

老師：不好意思，試卷規則已經說了，進到試場後，除非發生急性腦中風或休克等立即性危險，否則為了測驗公平，是不能隨意進出試場的。

阿姨，妳能忍耐嗎？已經到第十部分了。

淑美：我從一開始就在忍了，已經忍兩個小時了。

老師：嗯。那妳想借尿布嗎？可以來講桌底下換。

淑美看下四周低頭的考生。

老師：我會幫妳遮好。

淑美走到講臺上，鑽進老師前面的講桌。老師從桌上的牛皮紙袋裡掏出紙尿布，拿給講桌下的淑美。淑美換完後回到座位。

老師：測驗繼續。

錄音：第九部分結束，即將進入第十部分，對話理解。請依據以下情境，選出心裡最直接的回答。第一題——哎呀，今天怎麼沒有鮭魚蛋餅了？阿姨，什麼時候會有鮭魚蛋餅？噢，帥哥，鮭魚暫時缺貨了，我們現在只賣玉米蛋餅。啊，那怎麼可以呢，我一定得吃鮭魚蛋餅當早餐的啊，沒有的話，我就要餓死了。要不然帥哥，你也可以試試玉米蛋餅啊……請作答。

錄音：第二題——太太，今天天氣真好啊。是啊。

妳剛剛去買完菜吧。是啊。今天的菜好便宜，三把空心菜，只要二十塊。喔？可是我買三把，只要十八塊欸。真的假的，太太妳在哪買的啊？還是生水餃旁邊那間有一坨肥肚子的老闆的攤子嗎？是啊，大家不都是在那裡買的吗？欸，難道妳買貴了，那可真是個損失。喔不，妳幾點去買的，我早上七點零五分。我是八點零五分呢。太過分了，才晚一個小時，怎麼就賣比我便宜？太太，妳要陪我去抗議嗎……請作答。

錄音：第三題——

老師：有什麼問題嗎？

昭良：考卷上面沒有我要的答案。

老師：您可以跳過不答，拒答與答錯有不一樣的計分結果。還有人有問題嗎？

昭良：我題目沒聽清楚，再播一遍。

老師：題目只播一次，按直覺作答就可以了，記憶力不好的不用勉強，只憑印象選更好。沒有其他問題的話，我繼續播了。

錄音：第三題——你好，有人在家嗎？嗨，請問你是？我是妳親戚啊。不好意思，你是誰？我就說我是妳親戚了，方便讓我進去喝杯茶嗎？對不起，我家的茶只有我家人能喝，你到底是誰？妳真是貴人多忘事，我是妳丈夫的爺爺的姨媽的表舅的奶奶的大姪女的小表弟啊，我們是一家人。對不起，我得問我丈夫，才能確認是不是。所以夫人妳打算在搞清楚之前，都把我拒於門外嗎……請回答。

底下考生翻卷作答。

老師：交卷前請細心檢查答案，確認都沒有問題後，

把答案卡放進書桌右邊的讀卡機裡。請小心檢查，機會只有一次。

考生們檢查完，把考卷往前依序收集傳到講桌前，再將答案卡放進讀卡機。卡片被「讀卡機」絞成紙條花。

老師：只剩你沒有把答案卡放進讀卡機了，請問有什麼問題嗎？

德福：這明明就是碎紙機。

老師：是讀卡機沒錯。

德福：我不信。

老師：相信我，機器是讀完碳粉的位置才碎掉答案卡的。這是為了保證絕對不會有人竄改答案才採取的作法。我再提醒一次，寫完考卷但干擾測驗流程，還是會被額外扣分的。我在測驗開始前有宣讀過了，還是，你希望所有人都因為你延遲交卷，影響成績？

老師幫德福把答案卡放入讀卡機。

老師：現在休息十分鐘，後臺很快就會出測驗結果，請耐心等待。

淑美起身，和其他幾個考生想走出考場，但門還是不開。

淑美：我想去廁所。

老師：真的不好意思，在分數回報之前，測驗都不算結束，所以按照規定，你們還是不能進出考場。

淑美：我尿布濕了。

老師：太好了，憋尿不好，我媽以前都這麼教我的。忽然，座位裡一名考生搗胸呻吟，在地上痛苦打滾。老師趕緊按下講桌上的緊急鈴。

老師：伯伯，你感覺怎麼樣？

考生：沒事。真的，我沒事。

醫護人員抬著擔架走進考場。老師從牛皮紙袋抽出一張紙，交給醫護人員。

老師：考生資料裡面有註明疾病，是心臟問題。

醫護：遺傳嗎？

老師：後天的。飲食過剩。

醫護：好。伯伯，我們現在要去醫院喔。

考生：我不要去醫院，我要繼續考試。

老師：伯伯，你一定要去醫院，要不然你會死的。

對不起，你只能放棄入學了。

考生：我不要……我不要。那不然讓我再報名一次，拜託了。

老師：對不起，長照資源有限，現在申請安置的長輩太多，一個人只有一次。真的很遺憾，路上小心。

看著人被抬出去。一時間，本來不在位子上的，都決定回座位等待結果。老師坐回講桌前，戴上耳機滑手機。考場安靜地只聽得見牆上時鐘的滴答聲。

二谷：妳好啊。

淑美：嗨。

二谷：妳家的杏仁茶很好喝。

淑美：謝謝。

二谷：我每次逛一定買。賺不少吧。

淑美：馬馬虎虎啦。

二谷：對啊，都是辛苦錢。妳看前面那個人。

淑美：怎麼了？

二谷：他本人看比較胖欸，不是都說電視上看會胖

一點嗎？他怎麼相反。

德福：我們其實沒有坐很遠，你知道嗎？

黃月：你耳朵好靈哪。坐我右後方的寫考卷一直抖腳，吵得我都聽不清楚題目。欸，怎麼辦，可不可以再考一次？

昭良：妳自己寫不出來，憑什麼怪我？

榮德：老王……還真的是你！

昭良：呃……你不是？

榮德：我是啊，你去年摔著沒事吧？

昭良：沒事，你客氣了。

榮德：妳別嫌他抖腳，他去年爬牆摔到腦子，才有這毛病。他也是為國捐軀，體諒一下吧。

黃月：你就是那個烈士？我還以為你死了。

昭良：誰死了？

陳才：你不知道？當時我們幾個群組裡在傳，說有個退將去立法院爬牆抗議的時候，被行政院

長推下……

雅元：噓！小聲點，別讓臺上的人聽到。

黃月：總之，我們都很難過，還在你摔死的角落獻花。大家都有看過照片吧，按讚的人挺多的

啊，我記得。

四周的考生都點頭。

陳才：你當時流不少血，我們都很心疼。

淑美：他還幫你在電視上辯護呢。

德福：我是替大家辯護。

昭良：是嗎，謝謝你啊。我當時在醫院躺了一個禮拜，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後來我兒子把我手機、身分證都收走，也不讓我看電視。我也不知道外面變什麼樣子。

淑美：也沒變什麼樣子，就選舉結束了而已。

幾個考生悲從中來，彼此安慰。不一會兒，鈴聲一敲，老師走到教室門口接過一包牛皮紙袋。

老師：在座的成績已經出來了。我會叫名字，請聽
到的人到前面來領取成績單——王昭良。

老師：李二谷。

老師：陳才。

老師：吳德福。

老師：陳淑美。

老師：林鄭榮德。

老師：丁雅元。

老師：黃月。

二谷：噯，妳分數幾歲？

淑美：你幾歲？

二谷：差不多吧。

淑美：真好。我差很多。

老師：各位看好分數了嗎？確定了，我們就分班。

分數四十歲以上的是A班，請出列。

黃月，李二谷，陳才離開座位到門口集合。

老師：請跟著試場人員到你們的教室。再來十二歲到三十九歲的，是B班。也請出列。

丁雅元，林鄭榮德也離開教室。

老師：接著十一歲以下的C班，你們的教室就在這裡了。從現在開始，我是你們的帶班導師，請多多指教。

德福：妳等一下。我剛剛說讀卡機有問題，妳不聽。現在看我這成績，能看嗎？我不可能這麼低分。我要複查。

老師：對不起，考卷已經被碎成紙花了，不提供複查。是不是你有畫卡畫錯，沒檢查到的？

德福：妳有沒有搞錯啊，我是個教授，我在大學教書的時候，妳都還不知道在哪裡欸！我不能是這個分數，這根本就不合理，我絕對不會接受這個分數，我不……（咳）

老師：阿北請你小心身體。

淑美：你冷靜一點啦，有沒有帶水？可以喝杏仁茶嗎？

淑美拿出自己的保溫杯倒茶給德福喝，卻被噲了出來。

昭良：考試結束了？

老師：嗯，辛苦你們了。

昭良想走出教室，被老師攔下。

老師：爺爺你要去哪？

昭良：回家睡覺啊，不考完了？

老師：不行啦，你們不能回家睡覺。

昭良：妳、妳這想怎樣？要搞軟禁是不是？

老師：爺爺，不要誤會，新生第一學期住宿是很合理的安排。剛好，這間教室同時也是宿舍，等下吃完飯把椅子推開，後面櫃子拉開來有

床，就可以睡了。

淑美：那洗澡呢？

老師：外面洗手檯旁邊的廁所有沖澡間。應該是夠用了。

淑美：欸，妳這個跟當初群組上面講的不一樣。我要是知道我們住的地方跟小學教室沒兩樣，我才不會申請進來上課。

老師：阿姨，你們已經住得很好了，我大一的時候，還四個人擠一間兩坪大的房間。三個人用一間小學教室已經很豪華了。

淑美：是嗎。

老師：當然，房價多貴啊。而且，你們也不是想來這裡度假的吧。

德福：那妳現在大學畢業了？

老師：沒有。我延畢，正在做我的教程實習。

昭良：妳想當老師啊。

老師：對。

昭良：好，鐵飯碗好。

老師：嗯！當老師是我的夢想。我們先辦註冊嗎？
還是要先吃飯？

德福：該辦的趕快辦一辦，我不想看到你。

老師從講臺上最後一包牛皮紙袋裡，拿三張註冊單給
淑美、昭良、德福。

老師：簽名以後，學費會從各位的年金帳戶裡定月
扣除，含健保。再次說明，這個安置計畫三
個月就算一學期，學制沒有有限時，能讀多久
就讀多久。所有測驗成績將會轉換為歲數，
以各位的入學成績開始累積，直到趕上自己
的實際年齡，就能領取證書，出示給已核發
法定棄養的子女，重新依據合格的公民身分，
向戶政機關申請連結親屬關係。

淑美：那我們班分數這麼低，不就完了？

老師：不用擔心，只要表現良好，都有機會加分一
到兩個月。我們每三十天會舉辦一次智商的
健康檢查，依據測驗結果排名，校排第一的
總成績最多可以加到兩年。不過，學生如果
出現重大破壞學習氛圍，或是傷害校規的行
為，會酌情扣除半年至一年半。但不要害怕，
扣分的懲罰在成績降至零歲以後將停止計算，
並把長輩送去特殊教育中心。

昭良：那是哪裡？

老師：我也不知道，反正不是我負責的地方。對了，
還要特別提醒你們，直到合格認證，沒有人
可以任意終止你們的安置計畫。社區安親班
的學籍是終生保留的，除非因為健康因素被
動除籍，或自己選擇主動登出。你們的受教
權，從簽下註冊單的那一秒開始，是受到絕
對保障的。

淑美和昭良二話不說把註冊單簽了。

老師：還有任何不清楚的嗎？在我下班之前都可以

問我喔。

德福把註冊單簽完，拿給老師。

德福：講完了沒，我要回家。

老師：我說過了，新生得住校。

德福：我們總要拿行李吧？要不然怎麼住？

老師：不用，你們的行李都已經送來了。

試場人員推著三卡行李箱進教室，確認簽收後離開。

老師：認領一下吧。

德福：我要回去。

老師：你還不懂嗎？

德福：我沒我那條毯子睡不著，我媳婦肯定沒給我

收進去……

老師：有些東西，你再捨不得也要放下了。

德福：我不要！我要我的毯子！我要回家拿！

老師：阿北，看開一點吧。你會來報名安親班，不

就是因為他們不想看到你嗎？我真心希望你們可以早點畢業，回去跟家人團聚。我們之後一起加油，好嗎？

德福踹了自己的行李箱一腳，昭良、淑美領走另外兩個。老師從紙袋拿三個小本子發出去。

老師：這是新生手冊，裡面有寫應該遵守的規矩，

睡前要記得讀熟喔。

淑美：謝謝老師。

老師：好囉，那我們現在先去餐廳。偷偷告訴你們，只有C班，第一天營養晚餐是免費提供給新

生的耶。

昭良：有什麼能吃的？

老師：有果泥、無麩質麥精、地瓜泥、豬肉泥。甜點是米餅。注意細嚼慢嚥，不要噎到了。

昭良：噯，吃完飯，要不要一起散個步？

老師：那不行喔，散步時間都是在下午四點。宿舍

晚間一律八點提供熱水洗澡，九點斷電熄燈。

早上的六點半起床，七點開始上課。

德福：太早了吧。

昭良：會嗎？

老師：當然不會，我媽都說早睡的孩子才長得快。

還有，阿姨請妳快點把尿布換下來，我們要
去吃飯了。

淑美：啊，抱歉抱歉，不好意思。

年輕的老師帶著三個熟齡的學生走出教室，留下一片
荒誕的寂靜。牆上時鐘指針轉動的聲音滴答滴答地加
快，直到九點斷電熄燈，整間教室響起催眠曲。

廣播：寶寶睡，快快睡，窗外天已黑……

場二 我們很自由，很尊重人的

一早，淑美、昭良、德福還穿著睡衣，捧著洗臉盆走
回教室，發現床被收起來，教室只擺了三張桌椅。老
師坐在講臺上。

淑美：老師早。

昭良：老師好。

老師：早安。

德福：妳這麼早來幹嘛？

老師：當然是來照顧你們啊。今天你們想怎麼安排？

淑美：先吃早餐？

老師：嗯，根據研究，空腹的狀態學習效果最好。
所以餐廳現在還沒開。

德福：我看是你們錢只夠供兩餐吧。

昭良跳到一半把耳機拔掉，衝上臺去關掉手機。

老師：爺爺你不想跳就算了，其他同學還要跳啊。

昭良：妳放這歌什麼意思？

老師：用笑聲迎接一天的到來？

昭良：那什麼歌詞？這樣諷刺我們，自以為很聰明是不是？

老師：這就是兒歌呀。阿北、阿姨應該都聽過吧？很有名的啊。

老師再重播上一段。

耳機：哎呀，是誰拿了我的牙刷嘛。是我拿了。妳

不要拿人家的牙刷刷牙好不好。我不是刷牙，

是刷皮鞋啦。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昭良看淑美、德福都無異樣地繼續做操，遲疑地戴回耳機。

耳機：凱兒，妳在學校最喜歡上什麼課？我最喜歡

上公民課了，因為我們公民老師，愛教肛交。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昭良：給我停下來，不准播！我操你媽的！我操你媽，操你……

老師：好好好，停了、停了。爺爺你不喜歡也不用

摔我手機吧。你看另外兩個同學，跳得多開

心。

昭良：你們沒聽出來？

淑美：你說冷笑话？

昭良：那哪裡是笑话？

德福：好了啦，不過就是個兒歌。

昭良：什麼鬼歌，這小孩子能聽嗎？

德福：跳早操而已，計較什麼……

昭良：我哪裡計較？喂！計較的人是我嗎？

老師：好了好了，這裡不是菜市场，注意你們的秩序。

都先回到座位，把課本、文具都拿出來吧。

三個人回到座位，拿出抽屜裡的繪本和蠟筆。

德福：這是課本？

老師：是啊。

德福：我不知道原來還有安排美術課。

老師：很貼心吧。設計課程的委員知道各位同學的

記憶力已經過了最好的狀態，所以利用圖像

記憶的技巧，讓新鮮的知識能更有效率地刻

畫在陳舊的腦袋裡。

德福：我告訴妳，我還沒退休，腦子好得很，六法

全書我每一條都記得很清楚。拜託不要把我

跟其他人比。

老師：是嗎。那你記得司法院釋字七四八號解釋的

內容嗎？

德福：我知道意思。

老師：你每一個字都背得出來？

德福答不出來。

老師：有些方法要試過才知道結果，不是嗎？還是

你不喜歡畫畫，我們也有其他的學習方式可

以選。不要擔心，我們很自由，很尊重人的。

其他人有想選的嗎？

淑美：不用，我畫畫可以。

老師：太好了，那請阿姨先試試看，畫出自己國家

的國旗吧。

淑美：那簡單。

德福：不要畫。

淑美：蠟筆還我。

德福：太沒尊嚴了。

淑美：有什麼好沒尊嚴的。我兒子從小就喜歡畫畫，

現在還是個大畫家，在美國辦好幾個展。畫

畫哪裡丟臉？

淑美搶過蠟筆，開始動手畫。

老師：爺爺，你也一起畫嗎？很好玩的喔。

昭良：畫就畫。

不一會兒，昭良跟淑美都畫出青天白日滿地紅。

老師：兩位畫得很好欸，只是很可惜，這不是國旗

喔。

德福：看吧，就叫你們不要自取其辱了。

昭良：妳這丫頭到底想怎麼折磨我們？

德福：就說吧，都是狗屁。

昭良：妳這什麼意思？

老師瞪視，不回答。

昭良：看我幹嘛？應聲！

昭良：動嘴啊，妳啞巴嗎？

老師：我……我只是想好好照顧你們，盡我的本分

而已，我做錯什麼了？我哪裡做不好可以好

好講啊，為什麼要用罵的？

德福：我們沒有罵妳。妳不要哭行不行。

老師：你看你罵我哭！

淑美：老師妳看，這個呢？

淑美在繪本上重畫了一個島嶼的形狀，逗笑了老師。

老師：阿姨……妳畫得很好。陳淑美，總成績加兩

個月。

淑美：謝謝老師。

德福：真低級。

淑美：等我成績累積得比你多歲，看誰比較低級。

德福：不是說還有其他方式嗎？還有什麼？

老師：我們有漸進式的學習和激烈式的體驗兩種，

後者完成的分數比較多，可以視情況選擇。

不強迫的。

昭良：我選激烈的。

老師：確定嗎？這選擇需要非常高的身心素質。

昭良：妳覺得我沒有嗎？妳個丫頭這麼瞧不起軍

人？

老師：對不起。我馬上幫你安排。

老師打開講桌上的電腦，訂了一張機票。

老師：好了，爺爺趕快收拾行李吧。

昭良：要去哪裡？

老師：去天安門廣場啊。

昭良：啊？

老師：喔對，不要忘記你剛才畫的圖，你得在天安

門前舉著它一個小時。

昭良：等一下，妳幹嘛翻我床。不要碰我的枕頭！

老師：放開我的手！說好的尊師重道呢？

老師：站遠一點。我是女生，你是男生，安全距離

呢？

昭良挪開距離。

昭良：妳跟老子開玩笑的吧？

老師：我是老師怎麼會開玩笑？這是你自己的選擇，
是你想用激烈的方式體驗正確的國家意識，我
又沒逼你。還是你發現自己沒有想像的堅強？

老師看昭良答不出來，繼續幫他收拾行李。

淑美：好了啦，脾氣這麼硬幹嘛？畫另一張圖不就沒事了。

德福：妳可不可以閉嘴，真囉嗦。

淑美：那你除了不配合還會做什麼？大家都是自己報名來的，你這副死樣子演給誰看啊？

德福：噢，所以最好像妳一樣，人家叫妳做什麼就做什麼嗎……笨。

淑美：對，我是沒讀過多少書，但我至少知道做人的道理。像你這樣作對有好處嗎？有本事也讓自己總成績加兩個月，最好趕快升到A班去，要不然我們都一樣。

淑美把繪本塞給德福畫。

老師：好了。我飛機訂下午兩點。算一算，爺爺差

不多該出發囉。

昭良：我不要去。

老師：你不要去？

昭良：對，我不去。我畫總行了吧。

老師：爺爺你知道嗎，自由不是說你可以隨便。我們雖然準備很多種學習方式讓你們選，但這不是自助餐。你需要學習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你得學著像個大人。你能學會負責任嗎？

昭良點頭。

老師：很棒。王昭良破壞班上秩序，扣總成績一個月。去把行李放回去。

德福：我畫完了。

老師：給我看看。

德福給了一張白紙。

老師：這就是你心中的國旗？

德福：這題本來就還沒有答案。

老師：沒關係，這也是個答案。

德福：那有加分嗎？

老師：沒有。不過我建議啦，為了不浪費有限的學習生命，如果目前對國族意識沒有想法，可以試試其他的必修領域，看哪個是自己能最快拿到分數——像是性別教育啦、現代政府管理、語言剖析、辨認意識型態、道德理論與實踐……你們真的有很多東西要學。但是但是，這之間沒有順序問題，想怎麼選都可以。

淑美：可以幫我們安排就好了嗎？

老師：當然不行，如果這樣做，不就跟自由教育的精神——自由學習，學習自由完全不一樣嗎？

我希望你們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這裡是安親班，不是補習班。沒有課表，也沒有教學進度，統統讓你們自己規劃。只要你們開口，老師會一直帶著你們。

德福：我想想。哪個整起來比較不會慘。

老師：每一個都不簡單。

德福：你們也一起想啊，哪個學起來最不痛苦？

昭良：不知道，聽不懂。

淑美：我也聽不懂，但我都願意配合。

德福：有團體課程嗎？一起學應該比較快吧。

老師：嗯，性別教育。

德福：太好了，我一定要試試。

老師：好，等我兩分鐘，我去準備教具喔。

老師離開教室。

昭良：你這麼期待幹嘛？

德福：你知道年輕人流行多元成家嗎？

淑美：那什麼意思？

德福：就是雜交啊。

淑美：我的老天。

昭良：他奶奶的，不會吧！

德福：就是會。要不然你以為她去準備什麼？

老師回來，捧著一副手銬和一條童軍繩。

淑美：天哪……老師，我可以去廁所嗎？

老師：不行，下課再去。兩位男士準備好就把脖子

伸過來吧。

德福：是我們兩個？

老師：對，我要把你們兩個人的脖子銬在一起，讓

你們對視到不覺得噁心，可以情不自禁、惺

惺相惜的地步。然後阿姨，我會把妳反手

綁在椅子上，妳要眼睛一直盯著他們，每隔

十五秒才能眨一次眼，一直看他們兩個，直

到妳深受感動，願意不顧一切掙脫繩索，為

眼前的景象起立鼓掌。

三人面面相覷。

老師：怎麼了，不能理解嗎？

昭良：誰他媽的可以？

老師：相信我，這真的是科學的方法。你們的自我

認同已經不像五歲小孩，還那麼有彈性。你

們已經僵化很久了，所以只能用物理的方式，

強制打破對性別反感的界線，讓你們由內而

外地接納不同性向選擇。

德福：不好意思，假設我一點都不害怕跟他臉貼臉，

甚至親他。但我還是討厭同性戀，怎麼辦？

老師：你或許需要用更積極的學習方式增加認同度。

德福：怎麼做，幹他嗎？

昭良：你他媽離我遠點。

老師：當然不是。請問你離婚了嗎？

德福：沒有。

老師：她還健在嗎？

德福：在啊，在龍巖裡。

老師：喔……那很好啊，恭喜你們續絃。昭良爺爺

應該也死老婆了吧，年紀都這麼大了。

昭良：我太太健康得很！

老師：那你得離婚了。

淑美：你們都瘋了……

德福：小姐，玩笑開到這裡就不好笑囉。

昭良：別鬧了行不行啊，你們可不可以正經一點？

淑美：不是我好不好，是他在跟老師那邊發神經。

德福：我沒有發神經，我是看她可以發神經到什麼

地步，我在配合她。

老師用力捶了下講桌，示意底下的同學閉嘴。

老師：第一，我不是小姐，我是老師；第二，這不

是玩笑，當然不好笑。只要你們同意，你會

被安排跟王昭良同學舉行結婚典禮，在親友面前吃一次真正的喜酒，扎扎实實地鬧洞房。

如果期間不會出現胸悶噁心，撇除掉婚前焦慮的因素，我們對你的性別素養將有很高的

信心，可以在期中健檢取得不錯的分數。

老師：阿姨，如果妳能夠擔任主婚人的角色，親自

牽新人的手走紅毯，C班要升到B班，不會

像妳擔心的這麼久。

淑美：對不起，我做不到。

老師：是嗎。

德福：有什麼好做不到的？我都豁出去了。我不在

乎。

淑美：我在乎！

德福：那關我什麼事？如果辦個婚禮就可以加分，

我很願意啊。大哥你幹嘛不講話。你應該可

以吧？以前你們在營裡，不也一堆男人睡在

一起？

昭良：我操你媽的滾遠點！

老師：這個學分是團體學習的領域，如果沒有辦法協調，你們可能最後就因為缺這一點分數，

遲遲無法到達歲數標準畢業喔。而且，接吻只是第一階段而已，之後還有好幾個階段等

你們突破欸。

三人沉思半晌。

昭良：那我放棄。

老師：你確定嗎？

淑美：不要吧。

昭良：對。

淑美：我們還可以選其他方式學習吧。把我的頭銜在他們旁邊，這我可以，沒關係的。

老師：抱歉，C班目前就只有兩個男生，除非後來有女生的新生加入。阿姨現在只能擔任凝視學習的角色。真的很抱歉，老師不是故意要剝奪妳參與課程的權利。

德福：怎樣都好，可不可以開始發喜帖了？我們時間很多嗎？

昭良：夠了！

昭良：我說放棄，就是放棄。

德福：好，你有種。

老師：確定嗎？王昭良同學，確定要放棄？

昭良：對。

老師：那你要選擇回歸，還是回收。

淑美：回歸吧。

德福：回歸？那他能去哪？

淑美：哪都好啊……

昭良：回收。

老師：好的，王昭良先生願意放棄終生的受教權。我代表安親班尊重你的決定。

老師對昭良鞠躬，並從口袋裡拿出一隻紙鶴和一枝筆給他。昭良將紙鶴攤開。

老師：請在放棄同意書底下簽字。你想要器官捐贈嗎？

淑美忍不住哭了出來。

德福：妳得了吧。

昭良：我要留全屍。

老師：抱歉，空間有限。願意器捐的會在火葬之前

執行好手術。確定不捐？

昭良：不捐。

昭良把簽好的同意書還給老師，老師回到講桌前更新電腦上的學生資訊。

昭良：乾脆點，別拖老子時間。

老師：我盡量，焚化爐目前人有點多，你排第十三號，現在燒到第九。喔，到第十一了，剛剛一次推進去兩個。走嗎？

淑美：你脾氣這麼硬幹嘛啦？幹什麼這麼衝動。你太太怎麼辦？你想過家人嗎？

昭良：士可殺，不可辱啊。妳一個女人家哪懂這個。

而且是他們不要我的，我沒有地方回去了……

淑美淚眼看著昭良和老師走出教室。

德福：都幾歲了還哭得這麼誇張，早走晚走而已嘛。

淑美：誰哭這個？他要是走了，我就要跟你一起上課。天啊，你知道你有多討人厭嗎？我寧可去死，也不要一個人跟你在同一間教室上課。

淑美跑出去說服昭良回頭，剩德福一個人在教室。德福賭氣不跟，直到他受不了落單，才跟上淑美。

場三 不是每個人犯錯都有第二次機會

老師帶昭良走到地下室一間空教室裡排隊。教室底部蓋了座焚化爐，爐前的輸送帶帶著一具棺木，旁邊也

站著一位年輕老師。爐口上亮著紅燈，顯示加熱中。

老師：早安。

老師：今天天氣真好。

老師：爺爺你有什麼特別要交代的嗎？不想說話的

話，寫信也可以，那邊的桌子上有紙筆。

昭良：丫頭妳覺得我該寫什麼。

老師：祝家人身體健康，幸福快樂？

昭良：嗯。好。那還是算了吧。

淑美：這什麼味道啊。

淑美和德福也走進地下室。

淑美：大哥，你趕快上來，我們回去好不好？

昭良：你們別管我。

德福：你清醒一點。你這樣衝動，不就中了這些人的計了？他們這樣刺激你，你以為目的是什麼？就是不想養你，想逼你自願去死啊。這

根本是陽謀啊！

昭良：我知道。

德福：你知道還稱他們的意！

昭良：那不然怎麼辦？我們就已經輸了，這樣沒有尊嚴的活著有什麼意思？我本來還想，沒關係，我自己一個人過也無所謂，時間到了還有機會回家。但這不是一個人這麼簡單而已，我還要聽別人嘲笑自己為什麼落到這個下場，被當成白痴耍，被當嬰兒養。我沒病都要被他們弄成神經病了。那我寧可去死！

昭良：說不定我真的死了，我兒子就會開始想我。

德福：他才不會。

昭良：立承他會。

德福：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有多狠心。我也

沒做錯什麼事啊，我當年不過是想呼籲年輕人不要被網路上的謠言騙，叫他們不要只會看手機，要看報紙，看電視新聞查證。他們都不聽，還說被騙的人是我，覺得有我這種老爸在電視上胡說八道很可恥。說我的名字會詆毀他的前途，別人會找他論文的麻煩。但我做錯什麼了？

昭良：你做得對，是他們德不配位。

德福：對，是他們都被洗腦了。

昭良：可是我們改變不了他們。

得福：是啊，唉……你兒子什麼問題？

昭良：他跟男人亂搞。

德福：那你問過他嗎？你跟那個不要臉的掉進水裡，

他會救誰？

淑美：這我也問過。

德福：那你們答案都一樣嗎？

淑美：反正不是救我。

昭良：他說我是海軍退役，一定會游泳。可是他一點都沒想過，海水這麼冷，他老爸哪有年輕時候的體力，還可以從金門游回臺灣。他叫他老公欸，我簡直不敢聽！那麼不男不女的人怎麼做人丈夫，做一家之主？還想繼承我辛苦大半輩子買的房子，簡直要氣死我！

德福：那你勸他，他有聽嗎？

昭良：哼，他說如果要這樣生活下去，寧可不要我的房子，也不要我了。他只想跟他在一起。還說他已經不是我的兒子，是別人的丈夫了。

淑美：真是太自私了……

德福：所以不要妄想了。你今天掉水裡他都不管，又怎麼會在乎你被燒成骨灰，還幫你捧斗？

昭良：對啊，所以我也不在乎啊，不在乎就不在乎，統統都不要在乎！

德福：哎呀，你真是講不聽欸。

昭良：不要學我兒子講話！

德福：欸，歐巴桑。我盡力了，別怪我。

叮一聲，爐口上的紅燈滅了，捲門打開。老師掀開棺木上的一個洞，拿起小桌上的麻藥，沾濕毛巾。

老師：阿嬤，等下我會倒數三秒鐘，深吸一口氣，不要吐出來，直接睡著就可以了喔。好，三——

老師沒讀完就把毛巾往棺木口裡塞，裡頭的人發出嗚咽聲，但很快就停了。然後老師抽回手蓋緊棺木，按下按鈕，把棺木運進去燒。爐口重新亮起紅燈。

老師：我先回去上課了。

老師：辛苦了。呃，德福阿北，可以幫我把爺爺的棺木抬上來嗎？

德福：不要。

老師：幫老師搬東西總成績可以加兩個禮拜。

德福：好。

老師：謝謝。

德福和老師一同把棺木抬上輸送帶。老師掀開棺蓋，昭良一腳踏進。

淑美：大哥，你真的不再多考慮一下嗎？

昭良：還要考慮什麼？我們還不夠丟臉嗎？難道還要我留下遺書，忝著求他原諒我？怎麼不就是他求我原諒？

淑美：我知道你的心情，但我們能跟自己的小孩計較嗎？我跟你一樣，兒子也不要我了。我辛辛苦苦在夜市討生活，賺錢養他，給他學才藝，讓他讀大學。他很爭氣，在美國做畫家，隨便一張畫都很賺錢。

昭良：妳講這個，是想讓我恭喜妳養了個好兒子嗎？

淑美：他很爭氣，但他不是好兒子。他忘恩負義……我在夜市賣每一杯杏仁茶的錢都給了他，可是他賣畫的任何一毛錢都沒有給我。

昭良：一毛都沒？

淑美：對，因為他說我跟他成就一點關係都沒有。

昭良：這死兔崽子，良心被狗啃了吧。

淑美：說實話，他要跟誰在一起，他人在美國我管不著。可是他怎麼可以忘記我這個老媽子還在臺灣過苦日子？他三歲的時候發高燒，是我抱著他一路跑去急診室，跑得腰都快斷了，還不能叫計程車。我要是不省下車錢，哪還付得了掛號費啊？

德福：這些事妳兒子都忘了嗎？

淑美啜泣。

淑美：怎能可能忘記，我每個月打電話都跟他講，就是希望他記得媽媽對他有多好。可是他竟然嫌我煩，連家裡改了電話都不讓我知道。

昭良：那妳還等兒子養妳幹嘛？還不如跟我一樣，

兩腿一伸還快活點。

淑美瞪著昭良半晌，忽然打他一巴掌，嚇到所有人。

老師：討論可以，但不要動手……

淑美：你甘心嗎？你們都甘心嗎？

淑美：我們現在是輸了沒有錯，可是我們也打贏過啊！一八年的時候我們認識多少好戰友，就算他們有的不在了，但我們的精神還在啊！要不然，我們幹嘛來這個鬼地方，受盡折磨。在家裡一條繩子吊死算了啊，不更省事嗎？我們不就是想跟孩子證明，我們不是垃圾，不是他們說丟就可以丟的。我陳淑美做梁子宏的媽媽三十幾年了，他不能把我丟下。你們也是做人父母，想一想，我們都不值得這樣啊！

德福聽完竟感動得哭了，上前擁抱淑美。

德福：對不起，真的很對不起。

淑美：沒事，我懂。

德福：妳說得對。我們應該一起加油，我們不能被

打倒。真的很抱歉，我只是太生氣了。

淑美：我懂，我也是。

德福：我好不甘心啊，為什麼是我，到底為什麼……

淑美：這是老天爺要給我們的考驗啊，我們以前是戰友，現在是同學。我們要挺住，對不對！

現在真的還來得及，你趕快出來，我們一起加油好不好。

叮一聲，爐口紅燈再次熄滅，捲門打開。

昭良：你們要帶著我的份努力。

淑美：不要，不要……

淑美哭得幾乎暈厥。這時，老師手機響了，她接通。

老師：好，我知道了。王昭良先生，還有什麼想說的嗎？這是最後的機會了。

昭良：就像妳說的，祝他們平安喜樂。

老師：要我寫信嗎？

昭良：嗯，麻煩妳了。

老師：好，我一定會確保把信送到你太太、兒子、子婿，以及孫子的手上。請你安心上路，先躺好喔。

昭良：孫子？

老師正用麻藥弄濕毛巾。

昭良：妳剛剛說什麼？

老師：什麼？

德福：她說孫子。

昭良：哪來的孫子？

老師：剛剛生下來的，三千一百七十二公克，很健

康的男嬰。

昭良：他們怎麼可能有小孩子？

老師：你應該要相信現代醫學的力量，可惜你來不

及學了。快躺下吧。

昭良：我有孫子了，我有孫子了。

老師：快躺下。

昭良：欸，德福，我有孫子了欸。

老師：請你快躺下。

昭良：淑美，妳有聽到嗎？我有後了！

淑美：太好了！恭喜啊！

老師：王昭良你他媽的馬上給我躺下來聽到沒有！

昭良：我不……

老師：你已經簽字了。

昭良：那就把紙燒了。

老師：爺爺，你怎麼可以說話不算話？

昭良：沒有啊……我是因為不知道我有孫子，是你

沒跟我說。

老師：我跟你說了啊。剛剛他一出生，我不就說了？

沒有人在瞞你，只是你一直都不想知道自己

兒子的事，不想知道他們的家庭生活，更不

想知道他們過得幸不幸福。因為你覺得他們

很噁心。

昭良：他們是很噁心！

老師：那你孫子就不噁心了？

昭良：他不一樣。只要我這個爺爺在，我不會讓他

跟他爸一個樣。

老師：可是你已經放棄這個機會了。白紙黑字，你

賴不掉。

老師秀出同意書。昭良忽然一把搶過來，丟進火爐裡。

老師：你真幼稚。

昭良：隨便妳怎麼說。

老師：沒關係，我電腦有備份。現在我數到十你就

要躺好，一、二、三……

昭良下跪。

老師：四、五、六……

昭良：老師，對不起，我錯了。

老師：我可以讓那張紙作廢，但你得承認你說謊。

老師：七。

昭良：老師對不起，我不該說謊！

老師：好，都讀過小手冊了吧，規矩有背熟嗎？

昭良：知道。

老師：很好。

老師上樓，拿了一支藤條走下來。

老師：手伸出來。

昭良才伸出手心，老師迅雷不及掩耳地抽在上頭，痛得他趴在棺材上哀號。

老師：你們都知道說謊有多可怕，會造成多嚴重的後果，甚至是國安危機。小孩子說謊可以原諒，但大人，不行。還有兩下，快點。

昭良：不要。

老師：快點！

德福：我替他受罰行不行。妳別逼他了。

老師：替人受罰，按規定就是多兩下，你確定？

德福：兩下就兩下。

德福一伸手，瞬間挨了兩根藤條，痛得跪倒在地。

老師：還有一下，他們都廢了。妳不來嗎？

淑美：我……我來。

老師繼續抽淑美兩下手心。

老師：好了。地下室很髒，你們在地上爬完，等下

回教室記得洗手喔，快吃午餐了。

德福：妳可不可以把我們當人看。我不求妳多尊敬，

但至少，正常一點好不好？

淑美：我們到底哪裡欠妳了？

老師：嗯。欠我？沒有啊。為什麼你們會覺得我沒

有把你們當人看？我就是把你們當人看才會

這樣照顧你們啊。

昭良：這是虐待。

老師：這不是虐待。這就是你們怎麼教小孩的。除

非你們承認自己過去就是這樣虐待自己的孩子。我媽以前也是這樣教我的呀，只要我犯錯，就是打手心；考試沒考好，也是打手心；吃飯吃太慢，繼續打手心。我一點也不覺得我被羞辱啊。你們都對自己的小孩說過佛印的故事吧。人是因為心中有辱，才覺得被汗辱。這樣設計，只是想讓你們想起來以前是怎麼教育出優秀的小孩，反求諸己，你們才會像自己的小孩一樣用功學習，不是嗎？

老師：阿北，阿姨，爺爺，我們不會對你們不好。

就像以前我們犯錯，爸爸媽媽包容我們，我們也會包容你們。國家也是，就算你們犯的錯是比擬滅國的重罪，相信那個「不能說名字」的人的謊言，接二連三地投錯票，差點害我們喪失民主跟自由的未來，年輕人還是會原諒你們。

德福：搞這種集中營，妳好意思說民主。

老師：集中營？

德福：不是嗎？

老師：唉，我不想隨便指控阿北造謠，大概是因為你沒去過真正的集中營。需要我也幫你訂機票嗎？

德福：不必，是我搞錯了。

老師：阿北你知道嗎，不是每個人犯錯都有第二次機會的。我從小在學校，一直到出社會，都被這句話威脅，說不是每個人犯錯都有第二次機會，來警惕我不準犯錯，不能當爛草莓。更何況你們犯的錯還不只是投錯票而已，想想當時發生多少網路霸凌、歧視、謠言、亂丟垃圾和妨礙風化，多到我都不想數了。我媽媽雖然笨，至少她知道自己笨，不會隨便跟風做錯誤的決定，所以我不會跟她切斷關係。但是你們不一樣，你們很幸運了知道嗎？政府還在乎你們生養的恩情，願意花預算安

置你們，還設計課程，定時健康檢查，讓你們有第二次做人的機會。它已經是臺灣有史以來，最有誠意照顧弱勢的一個政府了。我多羨慕你們啊！

三人啞然。

老師：所以要說什麼？

淑美：謝謝……

德福：謝謝……

昭良：謝謝。

老師：不客氣。

老師揉了揉三個人的頭，牽起他們的手，母雞帶小雞似地走出地下室。棺木前的捲門裡，還燒著熊熊烈火……

場四 他真的在聽嗎？

淑美、昭良、德福在教室外排隊。

老師：陳淑美，請進。

淑美走進教室，裡頭擺了一張課桌，兩張對坐的椅子。面對門的椅子前擺著一張人形立牌，而老師坐在人形立牌的後方。

老師：請抓緊時間，會客時間每個人最多十分鐘而已。

淑美：我可以抱抱他嗎。

老師：不行，弄壞的話還要花錢重做。想握手的話抽屜裡有。

淑美往抽屜裡抓，是一隻模特兒的假手。老師戴上藍牙耳機。

老師：電話接通了，開始吧。

淑美：子宏在聽？

老師：對，他在聽，他說的話我會代替他說。

淑美：我可以聽一下他的聲音嗎？

老師：不行。

淑美：拜託了，老師我求妳了，只要一下下就好。

我給妳錢。

老師：阿姨，不是我不讓妳聽，是你們已經是法律關係上的陌生人了。在拒絕溝通的狀況下，能用這種形式見面，已經是打擦邊球了。

淑美：不要……

老師：阿姨，只剩九分鐘了，眼淚擦一擦，子宏還在聽呢。

淑美：嗯。

淑美：最近還好嗎？

老師：嗯。

淑美：紐約很冷吧，有沒有多穿一點。

老師：嗯。

淑美：你還跟 Michael 一起住嗎？

老師：嗯。

淑美：我還記得你跟我睡的時候最會搶被子，要記得留一點給他啊。要不然他感冒了傳染給你怎麼辦？

老師：嗯。

淑美：啊！我之前有看報紙，新聞說你又有一個畫展要開。宏宏你好棒，他們都說你是臺灣之光欸。

老師：嗯。

淑美：媽能去看嗎？

老師：嗯。

淑美：那你可以寄票給我，然後跟我去戶政事務所恢復關係嗎？我可以自己買機票去紐約，你告訴我你住哪裡，我不用住在一起沒關係。

我只要住你們隔壁，或是斜對角就好。宏宏，你幫媽媽出去好不好？

老師：啊。

淑美：宏宏，你還是不原諒媽媽嗎？

老師：嗯。

淑美：子宏，媽媽有錯，也認錯了，可是媽媽真的是無辜的啊。第一個人跟我說韓……

老師：請注意用詞。

淑美：第一個人跟我說那個人是蔣公投胎轉世的時
候，我也不信啊，可是當我隔壁攤的阿珠也
這麼說……我去剪頭髮，胖大姊和她死了老
公的妹妹也在傳，連廣播裡都這樣講的時候。
我、我才覺得好像有這麼一回事。後來他們
給我看照片，我怎麼知道那是人家修圖的。
這不是我的錯啊。

老師：啊。

淑美：你知道你那天罵我老番癩的時候，媽媽心有多痛嗎？我只是想跟你分享一件事，你就嫌棄我。

淑美哭了。

淑美：對，媽媽老了，媽媽不像你一樣在國外那麼風光，可是媽媽這樣有錯嗎？為什麼你不救媽媽？為什麼要放媽媽一個人？

老師：啊。

淑美：你爸爸死的時候，你也沒有回來。他是把你趕出去沒錯，但是你也不能這麼絕情啊。子宏啊，爸爸媽媽都是愛你的，不想你走錯路，你是獨子啊。爸爸怎麼可能真的要跟你斷，他的脾氣你又不是不知道。

老師：嗯。

淑美：你從小就最黏我，只要被爸爸打，就會來跟我哭，問我為什麼自己不像男孩子。媽媽只能跟你一起掉眼淚，怪自己沒有把你生好，可是我心裡一直相信你就算這樣，還是會有出息的。媽媽不是一直都很支持你嗎？你想學畫畫，我就偷偷塞錢給你學，你交男朋友的時候，我也幫你瞞著不讓爸爸知道。媽媽真的很愛你啊……

老師：嗯。

淑美：子宏，你是媽媽最後的希望了。媽媽知道自己不聰明，考試也考不好，我怕我這輩子再也出不去了。你跟老師說，跟總統說，你要跟我恢復母子關係，把我接出去好不好？

老師：嗯。

淑美：好不好，你說啊。

老師：嗯。

淑美：他真的在聽嗎？

老師：嗯。

淑美：宏宏，媽媽會繼續努力學習，你也要努力早

點原諒媽媽，知道嗎？

碼表鈴響，老師拿下耳機。

老師：阿姨，時間到了，請妳出去，要換下一位了。

淑美：宏宏，要早點原諒媽媽！

安親班的工作人員進教室換上別的人形立牌。老師上前遞面紙。

老師：他已經不在了。

淑美放開假手，接過面紙擦淚，離開教室。

老師：王昭良，請進。

換昭良入座，老師重設碼表。

老師：請抓緊時間，每個人最多十分鐘。

昭良：用不了這麼久。

老師：好，他在線上了，我會代替他說話，請開始吧。

昭良：我記得信裡說會有照片。

老師：對，在這裡。

老師把嬰兒照放在桌上，給昭良看。

昭良：他眼睛像你。

老師：嗯。

昭良：鼻子像我喔。

老師：啊。

昭良：其他也不知道像誰。

老師：嗯。

昭良：你平常銀行工作這麼忙，小孩都給誰帶？

老師：嗯。

昭良：該花的錢還是要花。聽到沒有？

老師：嗯。

昭良：興隆路那房子，我可以給你。過幾天，我會

叫人找律師辦贈與，我不管你要不要，給我

收下，聽到了嗎？

老師：嗯。

昭良：真是的，講那什麼買房子不如租房子的歪理。

中國人說「有土斯有財」，你學經濟的還不

懂啊。書都不知道讀去哪了。

老師：啊。

昭良：啊什麼啊，油飯呢？不是滿月了嗎？

老師：嗯。

昭良：你有沒有準備啊？

老師：嗯。

昭良：不要嫌習俗無聊，該顧的禮數還是要顧。有油飯的話，就送來給我，他我孫子，我得吃。

老師：嗯。

昭良：還有，周歲的時候，你把我書房裡的東西拿

出來，給我孫子抓。

老師：嗯。

昭良：笑什麼，你以前也抓過。什麼不好抓，偏偏

去抓我的內褲。

老師：啊。

昭良：立承，你老爸再活沒幾年了，到這個歲數也

不求什麼。我就想看孫子一眼，抱抱他就好。

老師：：嗯。

昭良：：怎樣，你不想帶孫子來看我？

老師：：嗯。

昭良：：行，沒關係。

老師：：啊。

昭良：：你不用找藉口，老子會用自己的腳走出去看自己的孫子，不用你施捨。我當年上街頭抗議連行政院的牆都敢爬，還被叫八百壯士呢。

我就不信我走不出這破安親班。

老師：：嗯。

昭良：：我沒問你相不相信。你老爸這輩子沒求過人，我自己學就學得很好。告訴你，前兩天健康檢查的時候，我智商多了十一個月，進步很多了，你知不知道。

老師：：嗯。

昭良：：你也小心一點，每天在那裡看電腦，看手機，

小心電磁波傷腦啊！

老師：：嗯。

昭良沒什麼話說，愣著看人形立牌發呆。

昭良：：立承，我也不多說什麼了，好好照顧自己，

照顧你媽。做爸爸了，就要有一家之主的樣子，知道嗎？

老師：：嗯。

昭良主動走出教室。老師重按碼表計時，工作人員換上新的人形立牌。

老師：：下一位，吳德福。

德福入座。

德福：：這什麼表情啊，可不可以換一張？

老師：這是你兒子指定的，還是你直接問他意見，他在線上了，我會幫他回答。

德福：喂，你這表情什麼意思啊。

老師：嗯。

德福：你看不起我啊。

老師：總。

德福：我告訴你，你老爸今天發成績單，全校第一，

進步兩歲啊。少用這種眼神看我。

老師：總。

德福：你也不要不屑你老爸，你這麼聰明還不有一

半是我的功勞？

老師：總。

德福：欸，你又拿這件事出來說，我沒有被騙，我

也沒有相信什麼發大財。我只是不相信那個

作假學位的袁尾查某……他媽的還可以當總

統，什麼玩意兒嘛。

老師：總。

德福：好啊，你要這樣說，啊你這輩子就沒被騙過

嗎？你小時候被我騙多少次？都到小六了還相信聖誕老公公。

老師：啊。

德福：幹嘛？自己丟臉的事就不准人講啊？我告訴你，科學的基本精神就是懷疑，要證偽，像你這種隨隨便便就死心地相信別人，還去參加什麼保臺連署。一點身為學者的格調都沒有。你不知道那都是政治操作嗎？難怪會被說是一四五〇。

老師：喔。

德福：我知道你不是，不要激動好不好。我只是說你缺乏懷疑的精神，是你才沒有知識分子的素養好嗎，不是我！

老師：總。

德福：你老爸不丟臉！你老爸很勇敢！我還要很多事你要跟著學的，知道嗎？

老師：總。

德福：算了，反正你們年輕人就是這樣，不見棺材
不掉淚。講不聽。講多了還被嫌囉嗦。

老師：：：：：。

德福：唉，不是我想說，你聰明像我，就是粗心像你
媽。要是我沒有在旁邊鞭策你，你敢說你論文
之後不會被別人拿出來挑錯字嗎？尤其是標點
符號，句號逗號都不分的，什麼時候用分號都
不知道，還說自己研究文學，笑死人。

老師：：：：：。

德福：凡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我是為你好，才幫
你多注意一點，我管過你要研究什麼了嗎？

老師：：：：：。

德福：還有你老婆。你要真受不了就趕快離婚，不
要再對不起人家了。成天跟自己研究生廝混
算什麼事。

老師：：：：：。

德福：好好好，又嫌我嘮叨了，不說就不說。等你
吃虧了就知道痛。

老師：：：：：。

德福：還有，雖然我現在不在家裡，但我房間還是
要按時間打掃啊。告訴你老婆，一樣先從床
底開始吸，拖地要拖三遍，不要留腳印，然
後最後才擦門縫。我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不
要以為我一輩子不會回去了，知不知道？

老師：：：：：。

德福：幹嘛，意外啊？我會回去的啊，我一定會回
去。

老師：：：：：。

德福：我回去第一件事就先檢查窗戶。媽的，每次
都以為我沒看到，積了那麼厚的灰。她做律
師了不起啊，嫁進來做我們家的女人就是要
會做事，你媽噓氣之前都還在想晚餐要煮什
麼啊。這點你老婆就不如你媽！

老師：嗯。

德福：好啦好啦，不用趕啦。我有腳我自己會走。

老師：嗯。

德福：去哪？回去教室念書啊去哪。你才是早點回家，放著老婆小孩不管，成什麼體統，家不像家的……

德福邊碎碎念邊走出教室。老師摘下耳機，按掉碼表，起身伸展僵硬的四肢。忽然她一腳踹倒人形立牌，還使勁往課桌上砸、扔地上踩，一邊咒罵髒話。直到發洩完畢，才把衣服拉整齊，打電話叫人。

老師：喂，我這邊會客時間結束了，可以進來收拾了。然後剛剛有個長輩太激動了，把人形立牌弄爛了。對，我知道。沒關係，不用要賠償，我出錢就好，是我的責任，我沒有阻止他。也沒有啦，愛與包容嘛，應該的。

老師掛斷電話，工作人員進來收拾殘局。

場五 活到老，學到老

夜裡，昭良、淑美、德福在教室床上睡覺。老師拿著手電筒經過，正在巡房。德福聽到老師腳步聲遠離，打開手機的手電筒，叫另外兩個人起床。

德福：她走了。

昭良：走了嗎？我剛沒聽到。

德福：你重聽當然聽不到。喂，歐巴桑，起床了。

淑美：你們兩個練習吧，我想睡覺。

德福：妳又怎麼啦？

淑美：我沒有怎麼了。

昭良：不是都說好要熬夜練習了？

淑美：你們等新同學加入吧，老師早上不是才說後天又會有新一批人來參加考試。

德福：拜託，我們還要讓他們跟上進度，多累啊。

我們都一起練習這麼多次了，上次妳看我們戳前列腺想吐的時候，還能把汁吞回去。再多練幾次，說不定就好啦。我們三個馬上就可以升到B班了。

淑美：然後我們還要多久才能升到A班？

德福語塞。

淑美：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們都學得這麼好，歲數一年一年加上去。就只有我在原地踏步，一點長進都沒有。我覺得自己只是在拖累你們而已。

昭良：哪有拖累？妳教我畫畫就教得很好啊，我臺灣三百七十一個鄉鎮市區的形狀都會畫了。

淑美：拜託，那個你自己也學得會。

德福：陳淑美，妳可不可以聽我們說。我知道妳健康成績不好很沮喪，但當初是誰鼓勵我們要一起加油的？我們不會因為妳落後就不管妳，

妳不能放棄自己。

淑美：我也不想放棄，我也想堅持下去啊。可是這幾天，我一直有個念頭，如果我一輩子都出不去，該怎麼辦？後來我想，哪還能怎麼辦，就是等死啊。就算我一年總成績可以加到兩歲，按照入學成績，我還差五十二歲。可是我會老啊，我每過一年就得加一歲，我就得多爭取一歲的分數。這樣走下去，我好像永遠追不完，永遠都考不完。你們沒發現越到後面，課程只會越恐怖嗎？你們都不怕？

昭良：……想這麼多幹嘛呢？

德福：是啊，胡思亂想對現況沒有幫助的。

淑美：但我就是停不下來！你是教授，還不到半年就加了兩年多的歲數。而你還有個孫子，日子總有個希望。我什麼都沒有啊……

德福：妳還有兒子啊，他在美國等妳。

淑美：別騙我了。我都已經懶得騙自己了，他從來

沒等過我。

德福：好，就當作他狼心狗肺，那又怎樣，妳不能自己去找他嗎？妳不是之前還問我們甘不甘心，聲音不是很大嗎？啊妳氣勢都到哪去了？現在一遇到挫折想放棄，那你就甘心了嗎？

淑美：或許，這就是報應吧。

德福：不要講這種話！

昭良：淑美，要說到報應，也夠了。再說了，妳覺得自己真的需要被懲罰成這樣嗎？有需要這麼久嗎？

淑美：如果需要呢？如果我們真的做錯事，真的對不起自己的孩子，我們難道不該贖罪嗎？

昭良：該，是應該。但不是這種方式。至少我不想。我要看著我的孫子長大，教他做人的道理。如果要彌補什麼，我要選這種方式，而不是

死在這個鬼地方。

昭良扶起淑美癱軟的身體。

昭良：當初我也很灰心，想要放棄，去死算了。是你把我救回來的，妳忘了嗎？

德福：我一開始也很不屑這裡的一切，是妳要我們一起努力的。

淑美：我知道我自己說過什麼。

德福：那就對了，所以不要忘記。

淑美：可是我不知道我做不得到。

昭良：一個人做不到，就兩個人做。我們有三個人，妳怕什麼？

淑美感動，擁抱昭良。德福也上前團抱兩人。

淑美：謝謝你們。真的。

昭良：想想看，出去之後，妳想和兒子做什麼？

淑美：我……我想跟他一起去市場買菜。美國有菜市場嗎？

德福：當然有。

淑美：那就好。子宏他小時候，最喜歡跟我去菜市場，他喜歡學我怎麼挑菜、挑魚。他最喜歡吃賣粉粿旁邊五塊錢一個的紅豆餅。只要他被他爸打的時候，我都會帶他去買。我告訴他，要出門的話，就不能哭，要不然被人家看到羞羞臉。所以之後，為了吃紅豆餅，他很少哭，最後根本都不哭了。他真的一直都很聽話，很乖。

昭良：妳真的很有福氣。

淑美：謝謝。

昭良：像我家那個，就叛逆得很。從小看電視，那什麼還珠，就愛學女孩子走路的样子，偷用他媽的口紅。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裡教育出問題，教出這麼一個小孩，但至少健康健康的，我也沒多想。後來他上國中，整個人忽然就

變了，不像以前這麼活潑，不太說話。我以為是轉大人，可能交新朋友，換個環境他自己開竅了。結果有天我在他衣櫃發現女生的裙子，才知道他會偷穿裙子出去跟朋友逛街。

德福：你說，這些小孩子，怎麼都做這些讓人看不懂的事？

昭良：做自己吧。反正他是這麼說的啦。那次以後，他就再也不跟我說話了，我高中送他去讀軍校，他撐不到兩年也給我逃學，說是被欺負。最後付完違約金那天，我警告他，再這麼荒唐要把他趕出家門，讓他自生自滅。他聽完就把自己鎖在房間一整天。隔天早上，他自己一個人買好早餐，一邊吃一邊看書，好像整個人恢復正常了。之後轉學考進一中，念到臺大，還到大銀行去上班。

淑美：那為什麼後來變壞了？

昭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本來都好好的，一七年那什麼釋憲的一過，他就牽了個男人到家裡，

說要跟他結婚。結什麼婚啊？什麼時候男生跟男生可以結婚，我都不知道。後來才聽人說，是因為總統是同性戀，硬要改我們的法律。這我怎麼能接受？

淑美：我也聽過這個傳言。

昭良：這是真的！要不然她一個老姑娘怎麼還沒結婚。

淑美：噓，要是被老師聽到我們討論這個，又要被用膠帶貼嘴了。

德福：她算什麼老師。

淑美：反正別再說就是了。

德福閉嘴。

昭良：我不能接受，他就離家出走。後來你們也知道，我們就算去投票，票數開再多也阻止不了什麼。他還是跟那男人結婚，沒有請我去他的喜酒，連他想做代孕，都沒有跟我討論。

我是他世上唯一的親爹，他都可以這樣不管我了。所以你們比起我，都已經很好了。

淑芬：不會啦，你也很有福氣了，他不是獨生子嘛，有後就很孝順了。我兒子喔，是再有錢都不想生。

德福：那真的是不孝。

淑芬：唉，我只要他過得開心就好，他爸爸也走了，我也管不了那麼多。只是一個人每天在家，看報紙，吃午餐，睡午覺，醒來以後去買菜，煮晚餐，再出去夜市擺攤，擺攤到半夜再回家。有時候睡不著覺，就起來翻翻以前的照片，哭一哭才比較好睡。

昭良：我也是，有時候睡不著，就想以前的事，想一想，看到天亮才知道自己熬夜了。

德福：你們也不用這麼誇張，一起住沒比較好。

昭良：那是你一直都住家裡，怎麼懂一個人的感覺。

德福：就是因為我一直跟我兒子媳婦住，才知道有多煩。我那能幹媳婦嬌得很，你說一句，她

頂你十句。還擺臭臉，我兒子看到他老婆臭臉，就來跟我算帳……什麼跟什麼嘛。

昭良：你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啊。

德福：哪有什麼福不福的，每天在家裡看他們臉色，一副我就是個吃閒飯的。他們也不想，要不是有我在家替他們瞻前顧後的，家裡都不知道要亂成什麼樣子。講道理給他們聽，都當放屁。唉。

淑美：你兒子小時候就這麼不聽你話嗎？

德福：哪有，他以前比我們家死掉的狗還乖。他從來就不用上補習班，他的家教老師就是我。一直都是我教什麼，他學什麼。要不是我幫他，他哪有能力考得上公費，去念哈佛。結果跟妳小孩一樣，一到國外就學壞了。

昭良：哈佛也能學壞？

德福：當然，美國什麼地方啊。毒品、槍枝滿街跑的，新聞又不是沒看過。好啦，娶個能幹老婆回來，東嫌西嫌的，整天婦唱夫隨。我不

想讓我兒子難做人，所以從沒正面跟他老婆吵過架。我都是把我兒子叫來我房間，勸他男人要有點骨氣，不能被太太牽著走。他就只會回我，嗯嗯知道了。

淑美：這不挺平常的嗎？不至於鬧到切斷關係吧。

德福眼神有異，飄向教室外。

昭良：算了，你別說。

淑美：來棉被裡說，小聲點。

昭良：不要吧。

淑美：我想聽啊。

淑美撐起棉被，讓德福和昭良窩進來說話。

德福：我有次在家裡打掃，發現她竟然在家裡藏了好幾疊的連署書——上面寫要罷免市長的。

淑美：天啊……

德福：我趕快把那些紙丟掉，結果被她發現了。馬上給我使脾氣，要我還她紙，我不還，她就威脅要搬出去住。根本是無理取鬧嘛，我就叫我兒子拿出骨氣反抗他老婆。結果，我竟然被我兒子打耳光。

昭良：逆子！

淑美：：噓！

昭良：抱歉。

德福：我從小到大，從沒有打過他，一次也沒有。

我是讀書人，是個文明人啊。我自認有好好教他做人道理呀。我真不知道我堂堂一個教授，教這麼多年的書，是哪裡教育失敗，怎麼就教出一個會打老子的兒子……

德福掩面抽泣。

淑美：這不是你的錯，真的。

德福：你們有被自己親生兒子打過嗎？

淑美和昭良都搖頭。

德福：那感覺，比那些名嘴要我在電視上低頭道歉還難受。他說他恨我啊……他恨我……我怎麼可以接受？我憑什麼努力了大半輩子，卻養出一個恨我的兒子。這不是在諷刺我嗎？像在恥笑我不會做人爸爸，說我這輩子以為對的事情，都是錯的。是我一直教錯我兒子還不知道錯，才讓他恨我，恨到想踹自己爸爸一腳。

淑美：他說不定只是一時衝動。

德福：那不是衝動。我當時看著他的眼神，他的樣子根本不在說，他老早就想這麼做了。

淑美：不管怎麼樣，都是親人，事情總還有餘地吧。

德福：他都跟我切斷關係，早就沒有餘地了。

昭良：唉，這種孽子不要也罷。

德福：怎麼可能，我當然要。

昭良：你何苦折磨自己呀！

德福：你不是為了孫子，逼自己忍受你兒子的男人嗎？

昭良啞然。

德福：小孩子可以自私，但我們是父母，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啊。我們這輩子做的哪一件事不是為了自己的小孩？就算他們一時不能理解，他們總有一天也會懂。我要親眼看著他們懂我們的那一天，然後告訴他們——我早就跟你說過了。這不就是重點嗎？你們難道不想有說這句話的機會嗎？

淑美：當然想，我都不知道在腦子裡想像過幾萬遍了。

德福：對！所以我們要一起努力，我們要成功。我們要走出這個變態的地方，回去我們自己的

家。答應我好不好，之後不管遇到什麼狀況，誰都不准說放棄。可以嗎？

昭良：我發誓，抵死不退。

德福：我們要活到老，學到老。

淑美：對，活到老，學到老。

德福：那我們趕快來練習。

昭良：好。潤滑在哪？

淑美：我這裡有。

德福：挪旁邊一點，我脫個褲子。

淑美：手機燈關掉，小心別讓老師看到了。

德福關掉手電筒，淑美用棉被蒙住全部的人。三個人擠在棉被裡練習，不斷發出摩擦的聲音。

德福：嗯……

昭良：會痛嗎？

德福：不會。可以再深一點。

昭良：好，淑美，妳眼睛要睜開啊。

淑美：好。

床上又顫抖了一下。

淑美：嘔……

昭良：小心！

德福：媽的，沾到床單嗎？

昭良：沒事，一點點而已。

淑美：對不起。我擦乾淨。

德福：別擦，妳擦不是用髒更多地方嗎？

淑美：要不……我用舔的。

老師：你們在幹嘛？

老師忽然經過，手電筒掃向教室內，所有動靜全部暫停，彷彿時間靜止。可是黑暗中悄悄地，時鐘裡指針匍匐前進的聲音，再次爬滿整間教室……

場六 他們一定會保佑我們的

十年後，國小教室變成一堆燒焦的廢墟，子宏先走了進來，茫顧四周，忍不住低頭落淚。過了一會兒，立承也和他丈夫牽著孫子走進教室。

立承：不好意思。

子宏：啊，我沒事。

立承：謝謝，我們只是想來這裡看看。

子宏：我也是。

子宏注意到小孩，和他打招呼。

立承：你是？

子宏：我媽之前在這裡。

立承：我是我爸。老公，你可以先帶倫倫去操場玩嗎？

丈夫：好。

立承和丈夫擁抱，讓丈夫牽走孩子。

子宏：你小孩好可愛。

立承：哪有，你不知道剛開始多辛苦。根本連睡都不

用睡，還很難哄，最後乾脆讓保姆住我們家。

子宏：他幾歲了？

立承：今年滿十歲。

子宏：你爸看過嗎？

立承笑而不答。

子宏：對不起。

立承：沒事沒事，我是瞞著他，自己跟先生決定的。

後來出生以後，也一直沒打算讓他知道。現

在想想，覺得自己有點太殘忍了。

子宏：他可以理解的。

立承：是嗎，我猜他到死了都覺得我很不孝吧。

子宏：不會，你比我孝順多了。至少還生小孩。

立承：你媽也一樣喔。

子宏：對啊。一直叫我結婚，但不准我跟自己喜歡的人登記；叫我有出息，又一天到晚嫌我的工作是不務正業；要我孝順，卻又看著我爸和我斷絕父子關係。

立承：你也辛苦了。

子宏：我以前也覺得很痛苦，巴不得他們滾去一個聯絡不到我的地方。可是，真的知道他們去世了，反而一直想他們。這表示我還算有點孝心嗎？

立承：只是多愁善感而已吧。畢竟他們走得這麼突然。

子宏：你不難過嗎？

立承：嗯……說沒感覺是騙人的，但這也不是我人生最難過的時候就是了。

子宏：我剛剛站在那裡，就想到我以前在學校被欺負，鬧到兩邊家長來學校。我都認為我媽會

替我主持公道。

立承：結果她沒有對不對。

子宏：其實她有。她會叫對方管好自己的小孩，不要亂欺負人。可是回到家，就換成教訓我不要招惹別人，不要老是一副討打的樣子。

立承：你媽好很多了，我爸是不管內外，都壓著我的頭跟人家道歉。他是個很嚴格的人，做他的家人，每個都是他的部下，連我媽都受不了。

子宏：我其實也沒覺得我媽特別不好。只是很恨她老是裝成一副自己多貼心、多為難的樣子。很愛講自己是老實人，但我覺得她才是最卑鄙的。她從來沒有真心的支持我，只是心情好的時候做個樣子，這樣她才可以吵架的時候勒索我。

立承：算了啦，人都走了。

兩人默哀了一會兒。

立承：你有領到遺骸嗎？

子宏：沒有，他們說火災發生的時候，我媽人就在起火點附近，幾乎都要燒成骨灰了。

立承：我爸也是欸！

子宏：真的假的？

立承：不知道，早上說是開記者會解釋，也沒說清楚，只說是焚化爐出問題。

子宏：怎麼會在安親班裡面放焚化爐啊……

立承：我在網路上有看到逃出來的家屬轉述，說是方便倒垃圾。

子宏：倒垃圾？

立承：唉，裡面什麼狀況我不知道啦。我也是我爸入學了才收到通知。你知道你媽有申請嗎？

子宏：知道啊，但她只是想引起我的注意吧。她從小時候跟我爸吵架就愛用苦肉計，一直念念念念，超級煩。

立承：比我爸好了啦，他都用打的。

子宏：打又不能打一輩子，念的是死了都繼續念欸。

立承：好吧，也對。

立承：欸對了，你有參加國賠的官司嗎？

子宏：參加那個幹嘛。我們跟爸媽又沒關係了，要

賠我們什麼。

立承：我也是這麼想。

子宏：都是貪心而已啦。

兩人相視。

立承：發大財？

子宏：發大財。

兩人大笑不止。

立承：靠北喔，這個梗都多久了。

子宏：不知道，有十幾年嗎？

立承：沒有吧！

子宏：我都快忘記了。突然講起來好好笑喔。

立承：真的，我眼淚都要流出來了。

子宏：天啊，現在的小孩子可能都不知道這個笑話了。

立承：他們不知道也好啦，又不是說什麼好事。

子宏：不會啊，我覺得是好事。

立承：所以你有發大財？

子宏：當然沒有。但是我們因為這樣，知道身邊有多少親戚、朋友會相信這種笑話，這算好事吧。

立承：你這麼說的確是。

子宏：是吧。沒有那個人的功勞，我還不知道自己身邊這麼多白痴，還跟這些人當朋友。告訴你喔，我也是因為他，才發現我自己男朋友是。

立承：是什麼？

子宏附耳立承，輕聲說了法律禁止的信徒名稱。

立承：幹拎蛤仔嘞……

子宏：我反應跟你一樣，不可思議。我到現在想到我竟然跟這種人上過床，我都要吐了。

立承：那你後來怎麼交男朋友？

子宏：解釋很久啊，根本就是黑歷史。所以你真的很幸運，有好老公，有孩子。有車有房，父母雙亡。

立承：沒有啦，我媽還在。

子宏：她還在？

立承：嗯，她是正常人。全家只有我爸是。

子宏：我真的要羨慕死你了。

立承：她聽到安親班火災，爸爸在罹難名單上，就一直想過來看。但我怕她被人盯上，畢竟你知道，他們沒有離婚。有些比較激進的親戚懷疑我媽其實是，只是說謊。

子宏：那她最近還好嗎？

立承：不好不壞吧。她兩年前開始有點失智症的樣

子，我也分不出來她是病況惡化，還是太傷心了。

子宏：唉，希望你媽媽可以平安。

立承：謝謝，也祝你媽在天上平安。

子宏：她可以的。在哪她都可以過得很好。

立承：那她要求她保佑你徵友順利嗎？

子宏：拜託不要。你幫我介紹啦，你做什麼工作的？

立承：銀行業。性癖好特別奇怪的那種。

子宏：太性感了。我是畫家，配合度最高的那種。

立承：真的嗎？還是你下次來我們家吃飯。

子宏：我有這個榮幸嗎？

立承：當然，這也是緣分嘛。說不定是我爸保佑喔。

子宏：哇，謝謝伯父。

立承：如果你也生個小孩，他們一定會保佑我們的。

子宏：我喔，還是算了吧，養小孩好麻煩。

立承：真的。

兩人笑了。

立承：吃過飯了嗎？

子宏：還沒。我下午回國，剛才從飯店過來的。

立承：那不嫌棄的話，一起吃吧。

子宏：當然好。

立承跟子宏有說有笑地走出教室。廢墟中，依稀還能

聽見牆上時鐘的腳步聲，久久不散……

劇終

作者介紹

美丁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雙主修哲學系畢業。現就讀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電影劇本創作。曾獲第二十屆臺北文學獎舞臺劇本首獎，第十屆拍臺北銅劇本獎。演出作品《他們等待的那位果陀》（故事工廠）。

評審意見

于善祿

這齣戲從一開場就能吸引人，安排了一場分班入學考，並以歲數來定分數，將中、老年人編入不同程度的「安親班」，透過上課、火葬、會客、練習等場景，在角色對話中，反諷地置入長照、年金、養兒（不）防老、同婚、社福、選舉等政治及社會議題。

安親班的年輕女老師代表了規訓、監控、壓制等角色，只見權威，漠視倫理，而她正是上一代（如今已編入「安親班」）所教育出來的國家機器打手；最後一場出現的子宏和立承，因「安親班」發生大火而分別失去了母親及父親，兩人最終似乎仍不了解父母生前的諸多叨念與操煩，世代鴻溝仿如仍未和解。

全劇試圖塑造一個反烏托邦，妙念設局，可惜多半都只是淺嘗即止，議題只成妝點。